



梁實秋主編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 80

福澤諭吉

福澤諭吉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之 80

■版權所有■

請勿翻印■

主 作 譯 插 出

編：梁 實 秋
者：池 田 鍊 三
者：蘇 敏 達
圖：吳 惠 子
版：名人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安和路88巷5號
電話：七〇三三二三（三線）
郵撥：五三九九六六

發行人：林 獻 章

法律顧問：林 樹 旺 律 師

印 刷：中 興 印 刷 廠

局 版 臺 業 字 第 〇 一 八 八 號

通訊地址：臺北郵政第96—365號信箱

民國71年8月1日再版

K815
80
831

港台书室

各人書



90102229

鄭劍波

鄭劍波

鄭劍波

福澤諭吉



●梁實秋主編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

福澤諭吉

翻少年

封建武士……………五

伶俐聰慧……………九

小小閣樓……………三

破除迷信……………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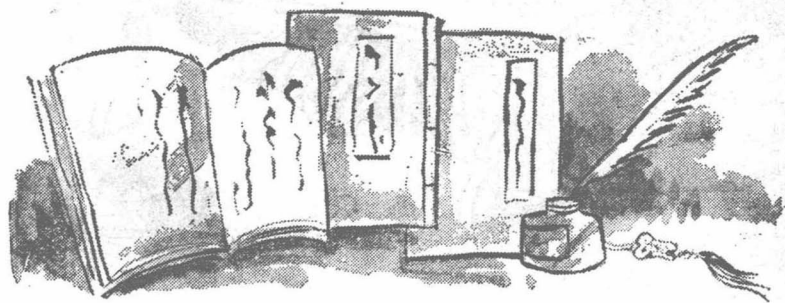
時局轉變……………二四

寒窗苦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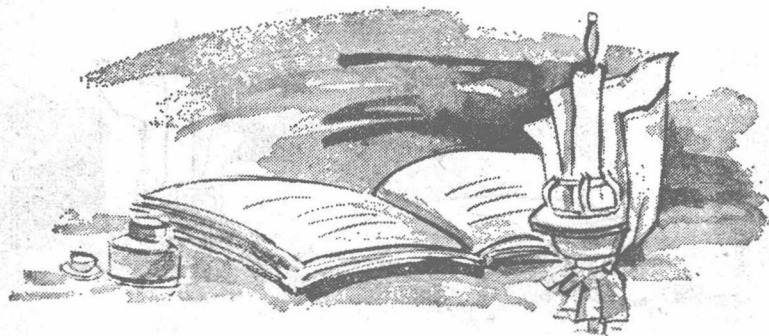
勤學荷文……………三

才高遭忌……………三五

嚮往江戶……………三九



夜抵大阪……………	四〇
情同父子……………	五〇
偷抄洋書……………	五五
研習砲術……………	五九
搶救火災……………	六三
解剖活熊……………	六九
遨遊世界……………	
攻讀英文……………	七五
橫渡大洋……………	八一
美國之行……………	八六
任翻譯官……………	九三
訪問歐洲……………	一五
多事之秋……………	二三
整頓私塾……………	二六
『西洋事情』……………	一四
再度赴美……………	一七
擴建私塾……………	二四
有爲有守……………	四一



民間導師

邁向目標

慶應義塾

榎本武揚

暗殺事件

作風開明

教壇巨擘

倡導演講

突破難關

建設文明

獨立自尊

爲民喉舌

淡泊名利

晨間散步

肩挑重任

後記

年表

.....

.....

.....

.....

.....

.....

.....

.....

.....

.....

.....

.....

.....

.....

.....

.....

一五

一五

一六

一六

一七

一七

一八

一八

一八

一九

一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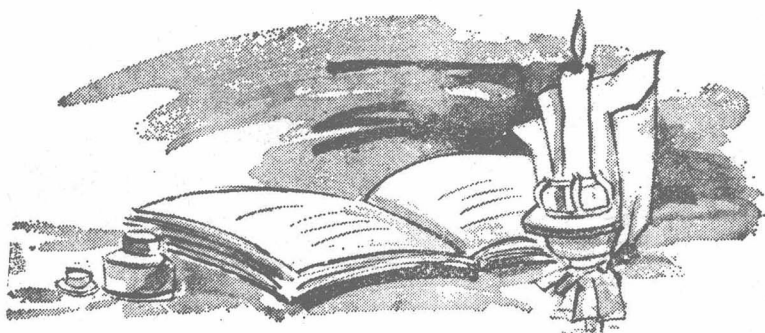
二〇

二〇

二一

二二

二二



翩翩少年

封建武士

十月刺骨的寒風，淒厲的呼號。

暮色籠罩下，尚能窺見英彥山朦朧的輪廓；山國川從耶馬溪一路潺潺而來，川畔，中津街市的房屋櫛比鱗次地聳立著，家家戶戶透出柔和、溫暖的燈火。

遠遠走來一位蒙著面的漢子，衣襪挽在腰際，步履蹣跚。他的樣子像個武士，但卻只佩帶了一把刀，手中還提著一寒槍的葫蘆。

一個大約十歲左右的男孩，緊緊握著母親的手。

「媽媽！」

「什麼事？」

「那位叔叔好像非常怕冷，妳看他走路都蒙著臉孔呢。」

母親臉上泛起微笑。

「我想那位叔叔不是怕冷，而是不想讓別人看到他的臉孔。」

「他是不是做了壞事？」

「不是吧！現在一般武士都很窮，連醬油都得零買，他們覺得這是一件很見不得人的事。」日本九州的中津藩（大分縣），名義上的俸祿雖是十萬石，但是實際上的收成卻不到五萬石，要以如此微薄的收成養活一千五百名武士，其拮据可想而知。因此身分卑微的武士，常常三餐不繼，不但無力購買整桶的酒或是醬油，甚至得從事一些家庭紡織等副業，才能勉強度日。

實情雖是如此，但是武士有武士的自尊，他們的地位本在農人、商人之上，沒想到會淪落到零購醬油的地步。對他們而言，這無異是奇恥大辱，所以都要等到日落西山後才蒙面出來購買食物。

這位尚不懂人情世故的男孩，似乎還不了解媽媽的話，他又拉拉母親的手，

「媽媽！」

「什麼事？」

「我們不是也很窮嗎？」

「是啊！我們家是下級武士，薪俸只有十三石，僅够扶養兩名親屬，當然很窮。」

「那麼，媽媽妳也不好意思去購買東西囉！」

這時母親神情異常嚴肅地說：「諭吉，媽一點也不感覺羞恥，爲什麼要認爲貧窮是一件可恥的事呢？一個人只要堂堂正正的做人，處事坦坦蕩蕩，工作勤勉、腳踏實地，雖然貧窮也不可恥，真正可恥的是認爲貧窮是下賤的，而躲躲藏藏、畏畏縮縮羞於挺胸見人。」

在刺骨的寒風中，母親鏗鏘有力的一言一語，深深打入男孩的心坎。

男孩沒有再問，母親亦沈默不語，母子倆手牽著手，走在充滿寒意的街道上，往家的方向蹣跚去。

「日本文明之父」福澤諭吉，誕生於一八三五年一月十日。

福澤諭吉的父親百助是大阪堂島中津藩倉庫的管理武士，當時藩的主要收入是農民所繳的米糧，而百助就是負責管理米糧的武士。他的薪俸十三石，僅够扶養兩個人，身分卑微，責任卻非常重大，而且深得上司器重。這是因為他學問淵博、為人誠實、做事中規中矩。

有一天，百助從外面歸來，突然詢問家人。

「咦！那串錢呢？」

當時流通市面的串錢，是將九十六枚一文錢穿成一串，而後一串當作一百文通用。

「哦！那串錢啊，已經用掉了。」

聽到傭人如此回答，百助臉色一變。

「什麼！那串錢裏有非常罕見的古錢，我將古錢拿出來，根本不够九十六枚，你把那串錢付給了誰？」

「我付給賣魚的，不過這也沒啥關係，一串錢只少了兩、三枚，我看也不會有人詳細去計算的……」

百助的表情十分嚴肅，緩緩啓口道：「這才更糟糕，串錢能在市面上流通，是因為大家都互信互重，倘若有人以為少兩、三枚也能敷衍搪塞，這與欺騙又有何兩樣呢？現在快去把魚販找

來。」

但是很不湊巧，這個魚販是流動攤販，那天剛好叫賣到此地。

於是百助特地僱人四處尋覓，到第三天才好不容易找到了這位魚販，還給他大約十文錢。

僅僅爲了五文或十文錢，如此大費工夫，也許小題大作，但是社會之存在，正有賴於社會上每一個人互信、互助、互愛，所以縱然是微不足道的小錢亦不可矇騙世人。——百助就是如此循規蹈矩，一絲不苟的君子。

百助因職位的關係，其交易對象往往是大阪的大商人，經手的金額頗巨，但只要他有他主其事，就絕對不會有絲毫差錯。自從百助掌管倉庫以後，米糧的收入增加了一倍。

百助雖然是位身分卑微的下級武士，但是卻博學多聞，時常和薪俸高達數百石的上司，吟詩弄墨。他常常自覺天天和算盤爲伍，不但不合本身志趣而且無法實踐心中大志。於是三番兩次向上司請求調換職位，但皆未獲應許，最後終其一生都埋沒在這個身分待遇低微的職位上。

封建時代階級劃分得很嚴格，此種根深柢固的觀念想於一朝一夕之間予以改變，無異難如登天，因此許多人懷才不遇。

「每次咀嚼父親內心的孤獨、痛苦時，余皆會情不自禁地潸然淚下，封建社會制度是家父不共戴天之仇人。」後來諭吉曾如此慨嘆。

百助於天保七年（西元一八三六年）六月，四十五歲英年就撒手西歸，此時其長男三之助年僅十一歲，其下尚有三個女兒，而么兒諭吉剛滿一年六個月，寡母遺孤六人只得含淚返回故鄉中津。

伶俐聰慧

一個沒有父親的家庭，原本就很孤寂，更何況家中最大的孩子才十一歲，最小的孩子剛剛斷奶，要將這五個嗷嗷待哺的孩子撫養成人，談何容易。可是母親順子並沒有被這惡劣的環境所擊倒，毅然挑起了沈重的擔子，而且家中經常洋溢著歡樂、明朗的氣氛。

老么諭吉是位健康活潑、人見人愛的孩子，七、八歲的時候，已經和大孩子一樣能幫母親做家事。他長得壯碩魁梧，外表看來彷彿已是十歲的模樣，而且手藝精巧，常有別出心裁的巧思。

「諭吉！諭吉！」

古井旁邊有人在呼喚他，他走出一看，見姊姊正探頭往古井裏看。

「姊姊！什麼事呀？」

「你瞧井底有個亮晶晶的東西。」

「哦——妳把鍋子掉下去了，是嗎？」

「是啊，真是糟糕！」

諭吉若無其事地對她說：「沒關係，我幫妳撈上來。」

「可是古井那麼深，你怎麼撈呢？」

諭吉晃著小腦袋，悠哉遊哉地踱入房子裏，從工具箱內拿出一把小刀，然後走到院子裏砍下一截樹枝，靈巧地做成一個鉤，再用繩子將鉤綁緊拋進井裏。

但是用樹枝做成的鉤太輕，只在水面上漂浮而無法鉤住鍋柄。

「還是不行哪！」

「等一下，我來想個辦法。」

此次諭吉在鈎的前端，綁了一塊石頭，然後技巧地操縱繩子，將小鍋鈎了起來。

「諭吉，你的手脚真是巧！」

「那還用說，以後有什麼困難儘管找我。」

「好，那就再拜託你一件事，我們房內的衣櫃打不開，真令人傷透腦筋！」

「那鑰匙呢？」

「丟了。」

「好吧，我試看看。」

他拿了一根彎曲的鐵釘，一面扭轉鑰匙孔，一面仔細推敲，一小時後，衣櫃打開了。

「真是了不起！諭吉你以後可以去當小偷。」

「姊姊！不要開玩笑。」

諭吉微微一笑，全然不當一回事地繼續去做其他的工作。

有一天，諭吉在庭院的角落古井旁邊劈柴，身手俐落。

和煦亮麗的陽光溢滿房間，母親順子坐在室內紡紗，不斷迸出「輪——輪——」的聲響。突然，紙門上映出了一個人影。

「咦！是知惠嗎？」母親說著，拉開了紙門。

映入眼簾的是一位披頭散髮的女乞丐，不知是癡呆或者瘋癲，只是吃吃地笑著站在那兒。



「知惠，妳爲什麼站在那兒？快進來！」

「諭吉！諭吉！」母親大聲呼喚諭吉。

古井旁邊的諭吉，停下揮動著斧頭的手。

「知惠來囉，諭吉……又得拜託你了。」

諭吉臉上頓時浮上一層不悅的顏色。

「真是討厭！」

「你很厭惡她，是嗎？」

「是啊，她髒兮兮地而且臭氣冲天。」

母親莞爾一笑，把女乞丐叫進庭院，要她坐在草坪上，然後挽起袖子，從房內走了出來。

「唉唷！好多蟲子啊，好吧！……現在我幫妳整理乾淨，妳要乖乖坐著哦——」媽媽說著，

並站到女乞丐的身後。

母親順子不像社會上一般人那麼勢利，她對經常在家中出入的農人、商人毫無輕蔑之態，對待乞丐亦彬彬有禮、客客氣氣。雖然自家經濟也很窘困，但是只要托鉢的和尚或乞丐站在門前，她不管本身多麼忙碌，必定抓著一把米趕出來，放在他們的碗內。

知惠是當地的乞丐，在碧空如洗、萬里無雲的日子裡，順子一定在陽光下幫知惠捉蟲子，否則就會覺得少做了一件事，終日耿耿於懷。

「我這個人真是愛管閒事……可是你們看！蟲子密密麻麻的……來吧，諭吉，拜託你囉。」母親一面說著，一面從知惠頭上抓出蟲子放在庭院的石頭上，可是實在太髒太臭了，不敢用指甲將蟲子掐死，只得找一塊石頭將其敲碎，這就是諭吉的工作。

「唉唷，頭不要亂晃！」

女乞丐似乎很不耐煩，不斷地左右搖晃，但是母親仍然很耐心地柔聲慰撫，她迅速將蟲子抓出來放在大石頭上，諭吉就用石頭把蟲子打死。

抓完蟲子，母親和顏悅色地向女乞丐說道：「好了，知惠！讓妳久等了。今天妳乖乖地讓我抓蟲子，這是特地獎賞妳的。」

塞給知惠一點錢後，才送她出門。

小小閣樓

「諭吉真令人傷腦筋，爸爸是學者，他卻對書本不感興趣……媽媽！諭吉到底在幹什麼呀？」哥哥三之助剛從衙門回來，一邊褪除外出裙褲，一邊異常不悅地嘀咕著。

當時在中津這個鄉下地方，男孩子一到了七、八歲，家長就會將他送到漢學校去唸書，可是諭吉已經十多歲，仍對習字簿不屑一顧。

「我不太清楚，記得剛才還在庭院搗米呢。」母親彷彿毫不介意似的，泰然自若地回答，「三之助！那孩子與衆不同，我們再耐心觀察他一段時間吧！」

「可是武士家的孩子那麼大了還不唸書……」

「不，那孩子等到他自己想唸書時，就會自動用功的，現在旁人再怎麼督促，他都不會聽的。」

知子莫若母。他母親料得果然不錯，諭吉在十四歲那年春天進入白石塾後，彷彿茅塞頓開，

熱中於追求從前置之腦後的學問，發憤用功。

「媽媽！我現在終於明白了。」

「明白什麼？」

「一個人不學無術比貧窮更爲可耻。」

「諭吉！你可終於恍然大悟了。」

從古井旁向左拐，有一座小小的倉庫位在庭院的一角，裏面放著鋤頭、掃帚、草袋……等等雜物，牆壁十分粗糙。從門口進去，左邊有一窄小的扶梯，扶梯上有一間小閣樓，閣樓正面開了一公尺見方的窗戶。

「我發現一個世外桃源。」

諭吉在窗戶旁邊擺上一張小桌子，這小小天地宛若他的書房。

不用擔心受外界干擾。

坐在這裏，如果將身體伸直，手就會碰到屋梁；站起來走路，頭部就會撞到天花板，所以只能爬行移動。

但是這寒飈的倉庫頂上的小閣樓，對諭吉而言，卻是世上最靜謐的一角，是他讀書的好地方。

絢麗的春陽，在窗外閃耀著刺眼的光芒。

遠處傳來「呼——呼——」的風箏迎風飛舞聲，和「嘻——嘻——」的孩子嬉鬧聲。

但是諭吉並沒有被這耀眼奪目的光芒吸引，雜音也彷彿全不存在，諭吉全神貫注埋首於書



本中。

他甘之如飴地屈身於幾乎令人透不過氣來的小閣樓，將全副心神皆專注於浩瀚學海中。

有一天，好客的母親招待親戚用餐，所以諭吉一大早就起身幫忙母親汲水、生火、削地瓜

……

等到賓客盡興告辭後，母親一面收拾碗盤，一面向四周巡遶著。

「奇怪？諭吉上那兒去了？三之助，你知不知道諭吉在那裏？」

「不曉得。」

「會不會到倉庫去了？」

「媽媽！倉庫已是黑漆漆得伸手不見五指啦。」